

上海文艺出版社

等他

周嘉著

D
E
N
G

T
A

周 嘉 著

等他

D E N G T A

上海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等他/周嘉 著. - 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3.8

ISBN 7-5321-2527-0

I.等… II.周… III.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021452 号

责任编辑:丁元昌

封面设计:周志武

等他

周嘉 著

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上海绍兴路 74 号

电子邮件:csbcm@public1.sla.net.cn

网址:www.slam.com

新华书店经销 上海市委党校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11.375 插页 2 字数 289,000

2003 年 8 月第 1 版 2003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8,100 册

ISBN 7-5321-2527-0/I·1990 定价:20.00 元

告读者 如发现本书有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质量科联系

T:021-64364064

把此书敬献给
普天下和我一样穷的穷人

我的所爱在山腰，
想去寻她山太高，
低头无法泪沾袍。

.....

——鲁迅

巴山汉周嘉自传

要问我周嘉是一个什么“汉”？

首先是一个巴山怪汉：什么法儿都活过，街头来去的“棒棒”，建筑工地的苦力。当过几十次乞丐，竟成了衣不蔽体的乞丐头儿。当过两个月犯人，竟成了拖镣持铐的犯人老大——托警方熟人以犯人的身份与囚哥们关在一起，一样挨铐、挨绑、挨打、挨骂——似乎这世上只有托熟人弄出来而没有托熟人弄进去的。还干小煤洞，与其他煤哥儿一样，爬进爬出，全拼体力，通体漆黑，一丝不挂，连那个枢纽也没有半点遮掩。一九九六年，当纤夫，打赤脚，最大的脚筋被玻璃片划断——昔日酷刑“抽脚筋”即是断此，燕子李三就断此而残……我从不亮身份，都来真格儿，他们就是我，我就是他们。用桌面上的话来说，这叫关注最底层的生存状态，又叫体验生活。在中国，能“关注”与“体验”到如此“怪度”的能有几人？

又是一个巴山蠢汉。本是名利双收的“主治中医师”，却又再生事端持了一块四川作协的牌儿。首次寄稿就被《散文》登在头条，后来弄了五十多万散文铅字，捞了《散文》主颁的“全国散文大赛奖”之类的二十几个劳神子……酒肉不吃，却啃骨头，你说蠢不蠢？

其实也是巴山智汉。先说求学路。梦断于小学毕业“文革”时。后当知青，连续三年被推荐，连续三年被严拒。再后来，自学了初中高中诸课程，一九八一、一九八二年连续两年的高考中均被重点大学录取，除数理化高分外，语文还几乎拿了个满分。却没能去赴读，但最终仍获得了中文与中医两个大学文凭及学位。而岐黄之术如何？十五年前是整个地区惟一破格晋升的主治中医师，

其水儿就不必说了。至于唱歌、朗诵、节目主持，都是有市级获奖证书的，而歌唱更有王昆老前辈赠的多份珍贵的贺卡。可惜此生无意以此谋饭，否则……因而，还算一个聪明人。

又被称为巴山好汉。先是一个好人，此生给人治病三万余次尚未收分文，资助巴山穷娃儿上学的名字可数出一大串……此类事举不胜举。再说“好汉”，本在舞文弄墨，偏又舞拳弄腿，决不放过了武术，就有了“好汉”的身板与脸儿，又爱干一些“好汉事”。1995年，为一名从不相识的曾判死刑的身无分文的惟有冤情的重囚奔走，奔走得出生入死，直到两年后他脱镣铐重见天日，但出狱后连面也没见。一九九七年，又带队去大巴山深处某监狱，纯自发纯民间纯奉献地组织主持并主演了一台文艺节目。演出太动人，比演出更动人的是囚哥儿夹道相送“周大哥”。此时，林涛若歌，山风如诉，山道边层层岗，光头们依次押出，大巴山上蜿蜒起伏出两道又长又密的人墙，泪飞顿作倾盆雨，雨幕中显出了顶天立地的“人类之爱”四个大字……

但最终却是一个巴山穷汉。先看其家，这是一个作家与主治中医家的家吗？满目残败，如此破旧，竟无一件五十年代之后的家具。再看其人，布衣裤，解放鞋，分明是个农民！至今仍买不起一件五十元以上的衣服，登台演唱与主持节目都得向别人借。又总被单位的新门卫当作民工拒之门外。上班十五里路多半步行，为节约五角车费。去乡下访贫问苦时，兜里揣个冷馒头，只为节约一顿饭钱……真弄不清该访贫问苦的究竟是谁了！

何故这么“穷酸”？

是那钱大都用到更“穷酸”处了。

对以上玩活，《中国青年报》、《文学报》等报刊曾专文评介，只愧其作者当时全不认识，至今也多未见面，连个面谢也欠着哩。

呜呼，这就是当代巴山穷汉巴山好汉巴山智汉巴山蠢汉巴山怪汉的那一个名叫周嘉的人啦！

二〇〇三年五月十五日于大巴山

目录

1	序	章	以身相许的追求
2	第 一 章		你是“等他”
10	第 二 章		这在中国几千年的教育史上算不算前不见古人
19	第 三 章		一个美丽的等待
24	第 四 章		我就是想看你的那张脸盘子
31	第 五 章		你还敢马腾牛腾乱骂
35	第 六 章		她就伏在一个宽大而坚实的赤裸的背上了
46	第 七 章		一千六百三十四个“富贵”就变成了“有权”
51	第 八 章		名花有主,各奔前程
56	第 九 章		变块石头砸你屋
62	第 十 章		众多魂儿中的惟一抱鬼
65	第 十 一 章		都说我和猪尿包是一个妈生的
72	第 十 二 章		高小生,状元种
77	第 十 三 章		人蜂大厮杀
86	第 十 四 章		他该上大学
90	第 十 五 章		在这里放了人家就等于要了人家的命
95	第 十 六 章		在课堂里大张旗鼓地把鞋垫子扎下去
100	第 十 七 章		粗气呼呼,胸脯起伏,频率很高,幅度很大
104	第 十 八 章		她是被带去干“窑子”的
110	第 十 九 章		这颗明星在大巴山腹地升起
116	第 二 十 章		一个世界级别的惊喜
123	第 二 十 一 章		流淌出一千个清澈与甘凉
130	第 二 十 二 章		只能有一个比喻,那就是邓有梅的眼睛
136	第 二 十 三 章		等来了一个诗人与歌唱家,更值
144	第 二 十 四 章		那一个永远说不完说不透说不瞑目的爱字
148	第 二 十 五 章		为了你,问得我嘴巴都起茧巴了
155	第 二 十 六 章		“口语创收法”

- 164 第二十七章 我的所爱在山腰,想去寻她山太高
172 第二十八章 那陈大国是老天爷比着她的标准定做的
177 第二十九章 一只可怜无助的寒鸦雀
187 第三十章 永恒地嘲笑着普天下的穿鞋汉
196 第三十一章 便衣和尚
205 第三十二章 那个卖火柴的小女孩是不是也姓邓
215 第三十三章 轻轻去睡,轻轻去睡
226 第三十四章 二泉映月,二月映泉
235 第三十五章 国庆节去庆祝儿童节
240 第三十六章 至丑的事物有了雪的滋润就会有至美的升华
249 第三十七章 全穿草鞋,一个也不能少
255 第三十八章 好长一条龙
260 第三十九章 他早在上脚镣之前就睡着了
268 第四十章 你是灯塔,照耀着黎明前的海洋
279 第四十一章 假如不配成一对,就连老天爷也不会答应
287 第四十二章 男人不戴铐,白来世上泡
299 第四十三章 锤子来了两边开
311 第四十四章 两大块松树皮般的厚茧
319 第四十五章 天上的乌云一层又一层
332 尾 章 天地哟,悠悠呀,过客呀匆匆……

序章 以身相许的追求



邓有梅仍在前行,前面就是龙王庙小学了。山路在起伏,心儿在翻腾,二十岁的山妹子今天要上小学一年级了,这免不了来一番心灵的震荡,脚下就突快突慢突偏突稳,像是某种超时空的舞步。

忽然,她见裤腿上有了一种景观,在那已被露水舔了个大湿处正爬着五只“癞刺猴”。那是一种草籽,长着带钩的刺,人畜路过相触,它就免费旅游,钩着人家进行着以身相许的追求。正在地区上师范的弟娃邓有州曾告诉邓有梅,这是它们在播种,它们的种子就是如此传向远方的。邓有梅听后心一颤。自此,每每山行,凡裤腿钩上了它们,都要一个个请下,小心而庄重地播撒在湿沃的土地上。她十分担心它们落在了不毛之地,它们钩住她就是抱住了一个希望,她不能使它们失望,得把它们带到希望的田野上。

今天,她仍然这样去做。当她把五颗希望的种子播撒在校边那块芳草地之后,才完成了一个神圣的使命。

她就去敲响了陈天明老师的门。

第一章 你 是“等 他”

邓有梅的家就存活在大山的腰眼上。

山是特大型号,从家上顶,二三十里,从家下底,五六十里。爬山客自下而上,脚力好者六小时,脚力差者十小时。幸亏山里人脚力都好。山路又太险,好几处是岩壁上凿条缝儿,人在缝中行,得学四脚蛇。向下看,深渊千尺,向上看,峭壁百丈,就总有白云悠悠地尽情地游在脚下,稍不留神,咕碌一声,人就腾云驾雾去了。这就是龙山。用邓有州的话来说:这里是大巴山的心脏。这话很有文化味儿,也只有邓有州才说得出口。邓有州是两年前考上地区师范学校的。那时,他背个破被卷,打双光脚板,就沿着这白云栈道走向那山外的世界。

是在分手时,邓有梅问:“弟,火车快不快?”“快,时速六七十里!我去区上上学的六十里,人走半天,它走半小时,更别说还有了高速火车。”“怪不得人家都说,火车在地上爬都那么快,立起来跑就更不得了!”“姐,那是笑话。”“坐火车舒服不?”“舒服!只是我没坐过。”“那你就快点走,早一点走到火车边,赶先爬到火车的脑壳上,好多坐一会儿。”

于是,弟娃就光着脚板跑了五个小时到了区上,又四个轮子跑了三个小时到了县上,再按时地而不是“早一点”地登上了火车,再在火车的肚子里而不是在脑壳上坐了五个小时,终于走进了他的圣地,也走进了她的梦中。邓有梅的梦中就常有一种冒着火的长

蛇在飞，呜呜地叫，脑壳上正坐着弟娃，哈哈地笑。而邓有梅在梦中百见不厌的更是一幢楼房，是砖墙而不是土墙，楼房中有一个弟娃，那就是师范学校了。她也就千方百计要走进去，走啊走啊走啊走，走到九月九，却总在跨门坎时，楼房骤逝，恍然惊起，醒给她的是土墙破房石枕头。但她仍嘻嘻地笑，为弟娃而笑，弟娃的福分高哇！

那是在一九八四年，算来已去十一年了。那一天，九岁的邓有梅走进了龙王庙小学。是在开学的那一天早晨，她把辫儿扎上又拆开，拆开再扎上，翻来覆去在头上搞建设。她爹邓云贵就骂：“一个头发弄一年！”而她只是笑。是啊，她压根儿没想到能上学，山妹子进学堂，这在龙山属火爆新闻了。

但这实在有太多的偶然性。就在头天晚上，他爹还给她下任务：把洋芋磨了。那时，她爹刚喝回来一肚子酒，裹了一身烂红苕酒的酒气，脸红得像猴子屁股，满脸都是酒欢喜。却在这时，走进土屋来一人，那是龙王庙小学的老师陈天明，他正上山下乡落实他的“入学率”哩！无奈山里人没几家供得起“只吃红苕不长劲”的闲人，他收效甚微，且几乎沦为不受欢迎的人。半小时之前，他已在邓云庆家玩了一回风险。当他死皮赖脸地恳求邓云庆将他那十二岁的儿子邓有华送来他麾下时，云庆不允，有华偏要，云庆大怒，有华大哭，云庆呼地扇了有华一个耳光，有华啪地踢了凳上一个土碗。于是，内当家就开始向外显示权威，有华妈从门背后操起一把扫帚向陈老师扫过来，三下五下，招招到位，直到把他扫地出门。前事不忘，后事之师，陈老师已是惊弓之鸟。好在邓云贵不是邓云庆，他是龙山有名的懂理汉，故陈老师进得邓云贵的屋时，倒可以破例脸不变色心不跳。只是并未寄托无限的希望。此客户，老大是妹子，山里人大都不愿意为她们赔钱，老二是娃儿，才八岁，刚到山里人读书的俗定年龄，还“小”，是可以拖几年的，故尔要想在此捞点儿“入学率”，实在是猴子捞月亮。

于是，陈老师一进门就底气不足，一开口就嗫嚅无套。却听见

邓有梅在问：“爹，磨多少洋芋？”“三背筲。”“一背筲洋芋渣儿猪儿要吃三天，三背筲猪儿要吃九天哩。”

陈老师突然大喊：“乘法！”震耳欲聋，喊得邓有梅直打怵，又扳住邓有梅的肩膀急切地说：“你用的是乘法呀！”

邓有梅害怕了，挣开陈老师的手，一个劲儿直退，脚跟儿踩到粪瓢上，粪瓢的长把儿呼地竖起，把陈老师的脑壳子敲个脆响，粪瓢上的精华同时飞溅，给陈老师沾了几多荤腥。邓云贵赶紧啪地在手板上吐了一泡口水，去揉陈老师的脆响处。而陈老师全然不顾这些，一挥手挡开邓云贵的手，说：“云贵叔你可知，她从来没上学却会用乘法，显而易见，她有数学天才，是一个不以人的主观意志而转移的读书苗子！将来定能考取中专！”“天明，你的意思我懂，上面有任务，你是要我们的有梅给你弄点儿‘入学率’哩！”陈老师这就像犯了偷盗淫似的脸盘子一红到底，嚅囁着说：“哪……哪……哪里。”

“那就去读嘛！”

陈老师两眼一亮：“当真？”

“当真！”

陈老师的两眼骤增了瓦数，嗓门却降了分贝，赶紧移过木凳来，脸靠脸，嘴对嘴，轻轻地激动地亲切地至诚地对邓云贵说：“君子一言，驷马难追？”“五马也难追！”邓有梅这就气粗了，眼亮了，脸活了，心跳了，眼眶子盈满了幸福的泪花，赶紧问爹：“那明天还磨不磨洋芋？”邓云贵冬地一脚踢到背筲上，踢得筲里的洋芋乱跳：“早起早磨！哈哈，陈天明你今天来得硬是时候，是算了天期的？我这人喝了酒就乱欢喜，叫我跳岩我也跳！”

“谢谢！谢谢！谢谢！”

次日，邓有梅就迎着朝阳去了龙王庙。她这就走上了金光大道。她已懂得了中专比金砖好，她相信她将来能够抱一个回来。她果然了得，她的成绩数班上第一，官儿也晋升为副班长。山妹子如此能干，这在龙山的教育史上破天荒地。她的命脉上就有了一

个亮点,若是沿着此脉道走下去,真能走进一个崭新的天地。

那些日子使她销魂,多么美好的时光啊!陈老师携他们学语文,学数学,学美术,学唱歌,教的是一首非常好听的歌。陈老师唱一句,同学们跟一句:

你是灯塔,照耀着黎明前的海洋……

你是灯塔,照耀着黎明前的海洋……

陈老师说,新生进校都要唱这首歌,这首歌世代代唱不落。歌中的“灯塔”,按其音符“拿咪”唱出来正是“等他”。邓有梅就十分高兴地“等他”了。只是这个“等他”是等谁呢?她不知道,只觉得等的是一个十分美丽的人或事。她不知道这二字就是“灯塔”,大巴山腹地的九岁山妹子是很难让思维企及那几千里外的海洋吉祥物的。其实,陈老师并没把讲解节约掉。他曾说,“等他”就是指航向,驱散黑暗,带来光明,充满希望。这就使“等他”十分神圣了,邓有梅就悄悄地说,好的东西是要等呀!

然而,就在邓有梅走进龙王庙的第二十一个上午,情况骤然翻了个身。

那天天气很好,秋阳把龙山使劲地染,初红的树木同太阳斗着亮。那一节是体育课,同学们正在场坝上玩,却见从山下爬上来一个人与陈老师说话。凭其穿着,邓有梅知道那是一个“上面人”,如此好天气正适神仙下凡。同时,又听见了那自高而下的牛铃,铃声很熟,还送来一个很熟的喊声:“姐!”邓有梅仰头一看,见弟娃正牵着黄牛从上而下。啊,他是从那龙望坡下来呀!邓有梅十分惊慌了!她晓得,从家到龙王庙,路有两条,一条绕道龙蛋石,另一条自龙望坡而下,那龙望坡是上下龙山的一条捷径,直上直下,少走五里。但是,除了那些胆大气足的青壮汉外,妇孺老幼皆绕行,学校更是严定学生不准走那条路,那可是一个心惊胆颤的所在呀!那一个梭子坡高耸入云,一条小路从梭子上拖下来,两边深渊万丈,

而那“龙鼻梁”仅是几十个脚板儿大的脚窝子，一步踩虚，就交公了。当年那邓七叔陈四哥就是在那里一去不回的，至于牛，更是每年都有几头在那里“祭山神”……

而八岁的弟娃与大黄牛竟从那里踏云而下啊！

邓有梅吓得脸都白了，急忙大喊：“弟娃！弟娃！弟娃！”

循此喊声，坝上众生齐向坡上看，即刻看出血来。天啊！龙望坡呀！细娃儿呀！大黄牛呀！几十个稚嫩的嗓门就向坡上喊：“弟娃！弟娃！弟娃！”另两个并非稚嫩的嗓门也向坡上喊：“弟娃！”

却只喊了一声，那位“上面人”就回过神来，回过身来，伸出手来，一鼓作气地往下压，又海起嗓门大喊：“安静！”见大家敛了嗓门，他才敛了嗓门，轻声说：“喊不得！一喊他的心就乱了，更加危险！”又对陈老师说：“那是哪个班的？严加批评，甚至处分。”

天地间就全没了声音。其实，说“全没”不确切，那丁丁当当的牛铃更是如雷贯耳。那几十对眼光专注地去看那个沿坡而下的细娃儿、腿脚不凡的小英雄、胆大包天的冒失鬼、生死一瞬的背时鬼，也去看那条大黄牛，直看得几十个脑瓜子要炸，而惊慌的噪音又响起：“弟娃！弟娃！弟娃！”“上面人”赶紧制止：“不要喊！我叫你不要喊就不要喊！你是要夺去人家的生命呀！为什么不理智！”邓有梅却一点也不理智，竟又向险中人高喊：“弟娃！”

突然，一个动听的歌声从天而降：

王婆婆，烧新茶，
三个观音来吃茶，
后花园，三匹马，
两个脚板打一打，
放牛娃儿在坡坡上面笑哈哈。

歌声从容欢快，嫩得像二月的菜薹，脆得像三月的蒜薹，亮得像四月的野樱桃，甜得像五月的山蜜桃，哪有半点儿恐惧？坝上人

这就得到安抚，都相信那小英雄身上有豪光，脚下有灵气，虽然正在生死线上扑腾，但那阎王爷是不敢将他载入正册的，心跳也就在歌声中缓了下去。而那歌声越唱越响，越响越近，越近越亮，越亮越脆，突然戛然而止，一个活脱脱的山娃子已经站在了大家面前，还有那条大黄牛与他并肩而立。

满坝人即刻迎向一轮降临人间的太阳。两个大人全不考虑理当稳重的身份，凭着腿长迎在最前，那“严加批评甚至处分”已被忘记，不是去指责，而是去祝贺，祝贺化险为夷、起死回生、人牛从天而降。或许是本来就没有什么“险”与“死”的。

邓有梅也张开双手向着弟娃跑去，边跑边哭，边哭边笑，又高喊：“有州！有州！邓有州！”“上面人”惊喜地回头：“你在喊我？”邓有梅骄傲地答：“我喊弟娃。”陈老师就对“上面人”说：“对了，她弟娃叫邓有州，你也叫邓有州，嘿嘿嘿，你们是同名，无巧不成书了。”又对邓有梅说：“这是区中学的邓主任，是来我校检查入学率的。”

此时，非主任的邓有州正站在主任邓有州的面前，赤脚、敞襟、补丁、贫寒，却是健康结实，黑里透红，黑出了几千种英气，红出了几千种灵气，好一个达标的山娃子。

“嗨，我这小同名硬是一表人才哩！”

“他是龙山最英俊的山娃子，他姐是龙山最美丽的山妹子。”

不放牛的大有州就问：“同学，你刚才的那首儿歌唱得真好！只是，据我所知，那一句本该是‘放牛娃儿在坡坡上面屙稀把把’，你却唱成了‘放牛娃儿在坡坡上面笑哈哈’，你把‘稀把把’唱成‘笑哈哈’了，唱错了。”放牛的小有州就说：“我没有唱错，是有意改的，我不喜欢唱‘稀把把’，那多脏，那多臭，在坡坡上乱屙多羞人。”都知道这“屙把把”是本地孩子的土语，就是拉屎，若将此词儿唱入歌中确乎欠雅了。

陈老师也穷追不舍：“那么，你是怎么把握住韵脚的？这‘把’与‘哈’的韵脚都押在‘a’上。”“你说的这个‘脚’我不晓得，我是光脚板。”大有州也穷追不舍了：“你的这个改动出于怎么一个心理历

程……糟了，这话你不懂……这样吧：你是什么时候改的？”“刚才。”“刚才？”“在坡上改的。”“在坡上？”“我在坡上看见你们全都怕兮兮的，赶紧编了一个‘笑哈哈’，你们全都笑哈哈了，就不害怕了！”

两个大人惊喜地对视。

“真没想到你这龙王庙里还藏着一条小龙呢！”

“他只是学校的‘弟娃’，还没入校呢。”

大有州就问：“小同学，我问你，你怎么牵着牛来学校？”

“我姐上学，我找我姐，我看我姐上学堂。”

“多大了？”

“八岁。”

“怎么不读书？”

“我爹说我还小，让我姐先读着。”

大有州一怔，前跨一步，蹲了下来，让又大又小的两个脑袋平等地对齐，双眼看双眼，双手抓双肩，切切地问：“想读书吗？”

“你想我就想！”

“会数数吗？”

小有州一声假咳清了嗓子，小脸对大脸，小嘴对大嘴，认真地数起来：“1、2、3、4、5、6、7、8、9、10、11、12、13、14、15、16、17，我再数一个18、19、20，好了，数儿多得不得了，一辈子也数不完，就数到这儿。”

“会猜谜吗？”

“会。”

“我打个谜语你来猜：左一片，又一片，隔着山头不见面。”

小有州皱起了眉头，不断地用右手搔着头皮，憋足了吃奶的劲儿：“是……是……”

“猜不出来吧？”

“我就是猜不出来！”

陈老师指着小有州的一个耳朵说：“就是这个。”